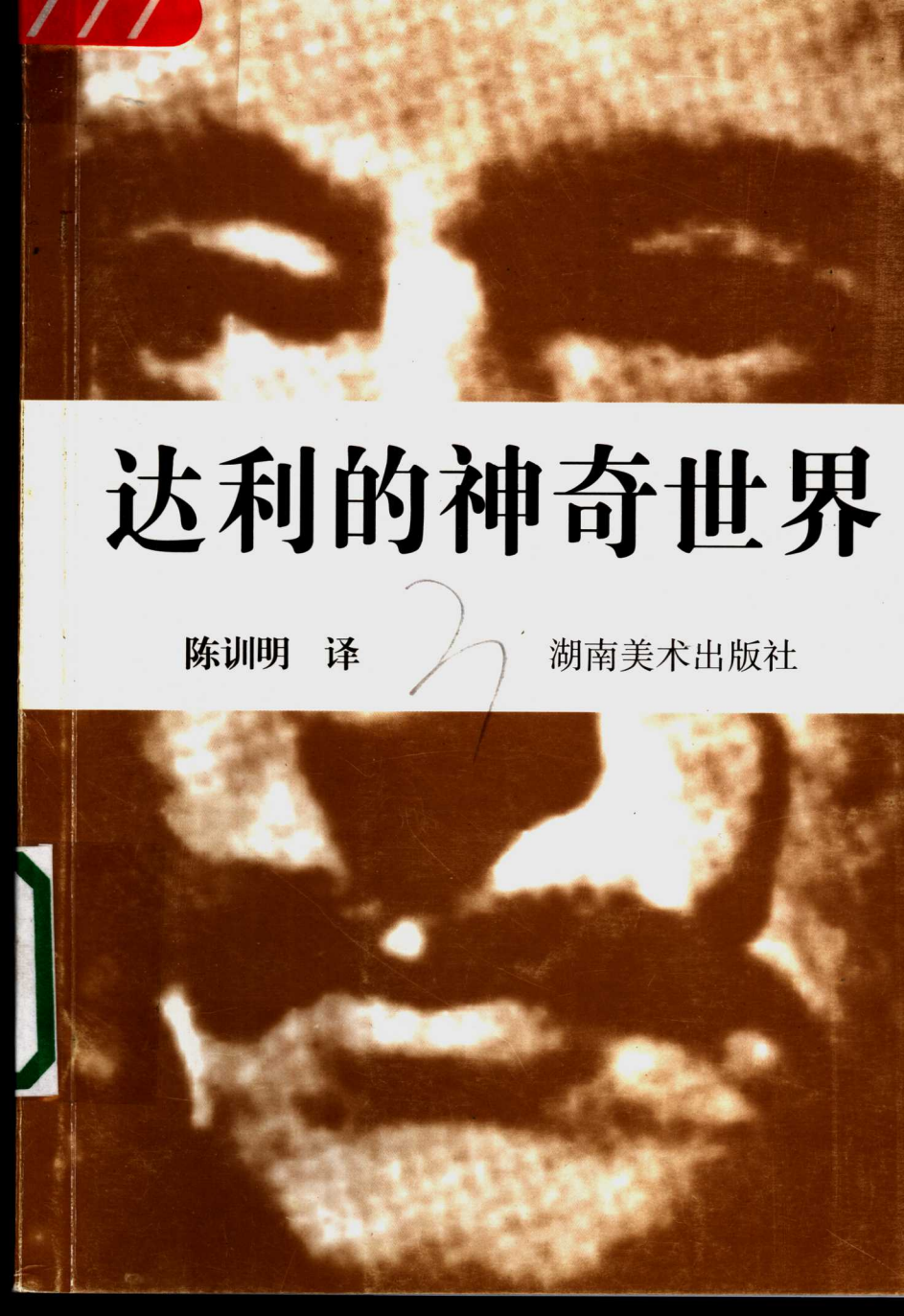




# 达利的神奇世界

陈训明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 达利的神奇世界

陈厚明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 达利的神奇世界

(西) 卡洛斯·罗哈斯 著

陈训明 编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利的神奇世界 / 陈训明编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I. 达 ... II. 陈 ... III. 达利, S. (1904 ~ 1989)  
— 人物研究 IV. K835.5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5407 号

## 达利的神奇世界

---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 4 片)  
编译: 陈训明 责任编辑: 萧沛苍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刷科技研究所实验工厂印制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3 万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

ISBN7 - 5356 - 2121 - X/J · 1981

定价: 19.5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 - 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 @ 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漫游达利迷宫的向导

(中译本序)

陈训明

这是我翻译的第三本关于达利的书。第一本《达利的秘密生活 一个天才的日记》是达利的自传性作品，第二本《达利语录》是从这位超现实主义大师的文章和谈话中选编的<sup>①</sup>。这第三本与前两本不同：它是第三者写的，或许较为客观一些。

本书原序中第三段的 30 来个姓名可能会使读者感到乏味。您的目光完全可以跳过它们，继续往下看，绝不致影响对本书精髓的把握，虽然作者诚心诚意向这些人表示感谢并非多余之举。若是没有这些人的热心帮助，本书自然不会写得这么精彩，这么诱人，这么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当中除了几个达利的研究者和采访者之外，大都是这位天才人物的亲友和中小学时代的同学，其中包括他的妹妹和他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这就是说，本书不是将现成材料略加取舍、添点油盐酱醋做成的快餐，或堆砌名词术语叫人摸不着头脑的空泛议论，而是以达利本人的绘画和文字创作以及作者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参照

---

<sup>①</sup> 《达利的秘密生活 一个天才的日记》和《达利语录》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 年和 2004 年出版。

前人研究成果，从创作心理这一特殊角度，对达利这个神奇人物一生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作品作出自己的阐释，其价值自不言而喻。

即以译者而言，我虽然看过达利的画展，买过达利的画册，读过一些有关达利的书，甚至还翻译过其中的两本，但是对于达利其人其画既不敢说理解，对于他的《大手淫者》、《内战的预感》、《永恒的记忆》、《斗牛士的幻觉》等名画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正是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才逐渐明白，这位西班牙画家为什么特别喜欢画蚂蚁、蟋蟀和木杈；为什么要把时钟、提琴等固体物品画成流淌状态；为什么对于席勒的悲剧人物威廉·退尔和米勒的名画《晚祷》情有独钟，以它们为原型创作了许多作品，甚至还写了专论。逐渐明白达利的癫狂与其说是假装出来哗众取宠，毋宁说是他为了确立自己的完整个性而不断挣扎、不断奋斗——同环境斗、同自我斗——的必然反映。本书涉及达利的作品 100 多幅，涉及与达利有关的人士 200 余位，虽不能说是面面俱到的达利百科全书，但是对于广大读者，它的确是观看达利作品和理解达利个性的可靠向导；对于有心研究达利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它也不乏启迪意义。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用不着译者继续饶舌。

2001 年 6 月 18 日

# 目 录

|                         |       |
|-------------------------|-------|
| 漫游达利迷宫的向导 .....         | 陈训明   |
| 原书题辞 .....              | (1)   |
| 作者序言 .....              | (1)   |
| 兄弟 .....                | (5)   |
| 一 萨尔瓦多·达利的第一次死亡 .....   | (5)   |
| 二 萨尔瓦多·达利的第二次死亡 .....   | (27)  |
| 三 萨尔瓦多·达利与萨尔瓦多·达利 ..... | (51)  |
| 巫师的徒弟 .....             | (74)  |
| 一 同自我的斗争 .....          | (74)  |
| 二 威廉·退尔 .....           | (100) |
| 三 虔诚的祈祷者 .....          | (129) |
| 情人 .....                | (157) |
| 一 布恰凯斯与加纽什卡 .....       | (157) |
| 二 洛尔卡与马尔多罗 .....        | (180) |
| 三 斗牛士的幻觉 .....          | (200) |

达利的整个个性是不可思议的。

——卡尔顿·赖克

我只对巫术感兴趣。

——萨尔瓦多·达利

不知是阿里奥斯托还是卡尔德隆<sup>①</sup>说过，最善于迷惑自己的，才是最伟大的魔术师。

——马赛尔·布利昂

## 作者序言

本书的问世，我得感谢许多人。首先，若是萨尔瓦多·达利幼年夭折，如同他的哥哥萨尔瓦多·达利·多美涅奇和这位大师最初的习作一样，本书就永远也写不成。

若是1983年夏天的那个美好的日子，马赛尔·马丁内斯没有邀请安娜·帕赛克、爱德华·罗哈斯和我去品尝凉拌蘑菇和帕尔马风味的比目鱼，也不会有这本书。我当时侃侃而谈，谈到了两个达利·多美涅奇：神圣的达利与卑俗的达利。于是朋友们劝我写这本书——我为此还生了他们的

---

<sup>①</sup>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

气。不过我得承认，若是没有安娜、马赛尔和爱德华，这本书要么就根本不会写，要么就会写成另一个样子。

我所感激的人当中，还有若昂·利亚尔克、叶连诺·桑尼亚、拉斐尔·桑托斯·托罗艾尔亚、路易斯·罗梅罗、马利亚·多洛勒斯与乔万尼·康蒂耶里、若昂·吉尔雅默特与彼德罗·卡蒙巴教授、皮拉尔与米克尔·卡帕利耶拉斯、卡特林·伊旺斯、伊萨贝尔与拉斐尔·波拉斯、杰列萨·阿尔布勒达、安娜·库吉、瓦连季·蓬特、阿尔曼德·塔贝尔涅罗、若瑟普·卡尔波、马尔蒂·科斯塔、费尔明·维达尔、若昂·格劳、扬·吉布逊、胡里奥·塞巴斯蒂安、米盖尔·乌特里利奥、拉蒙·加里加、皮拉尔·哈赖斯、拉斐尔·阿贝利亚、海苏斯·多明戈、扎津特·赖文托斯·孔季博士、何塞·路易斯·维拉一圣胡安、安东尼·普日维尔博士和拉蒙·塞拉诺·苏尼耶尔等等。感谢他们向我提供了关于这位最杰出的画家与最不寻常的人的材料——此人出生了两次，将自己奉若神明，让西方接受他梦幻中折射出的现实，以其乖常举动令世界愤怒和开心，在阿蒙普尔丹城堡中经历痛苦而又漫长的挣扎之后，终于离开了人世。他生前当过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立体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院士、神秘主义者、保皇派与德·普波尔侯爵。

《萨尔瓦多·达利的神奇世界》是由《毕加索的神奇世界》(1984)开始的三部曲的第二部，愿上帝保佑我能写完关于戈雅的第三部。在这几本书中，我采用了奥尔特加<sup>①</sup>在《歌德内观》一书中推荐的传记写法，即带有某些不可

---

<sup>①</sup> 奥尔特加 (1883—1955)，西班牙学者。

避免的假设。换言之，我竭力取得类似于隐迹纸本<sup>①</sup>的效果，即透过画家的作品去观照其个性；若不懂得画家的意图，也不可能理解他的作品。达利的生活不可能不是他创作的反映。画家的全集即是其最好的自传这一说法虽系老生常谈，却是千真万确。对于达利、毕加索或戈雅，我觉得持这种态度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的个性极其复杂，其矛盾性不是简单地泼在油画上，而当显现在《那耳喀索斯的变形》、《阿维农少女》或《谚语》等杰作中时，这些矛盾被缓和了。

关于米罗或苏巴朗<sup>②</sup> 奥尔特加倡导的这种传记写法就未必合适。因为这些画家在反映自己的个性时，自我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达利则从不满足于自己的内在现实，因为当他试图更深入地观察自己的内心时，往往会在那儿发现另一个人——他死去的哥哥、同名者和影子。我们将看到，达利曾多次谈及他可怕的个人悲剧。对于他来说，那个在他之前出生、与他取同样的名字、血管里流着同样血液的人乃是业已消失的另一个自我。至少，达利在巴黎综合学校演讲时曾经说，他的许多乖戾行为即是因此而产生的。

在《萨尔瓦多·达利的神奇世界》的第三部分亦即最后一部分《情人》中，谈的是这位画家与洛尔卡<sup>③</sup> 的复杂关系。拉斐尔·桑托斯·托罗艾尔亚《蜜比血甜：达利的洛尔卡与弗洛伊德时期》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分析。此书1984年由布鲁塞尔的塞克斯与巴拉尔出版社出版。达利曾

---

① 隐迹纸本，古代写在洗去或刮去原有文字羊皮纸上的手稿。

② 苏巴朗（1598—1664），西班牙画家。

③ 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

对阿伦·波斯凯谈及这一“友情”的暧昧性质。可是洛尔卡致塞巴斯蒂亚·加斯克的一封信却将达利比作耶稣·基督，不容人怀疑洛尔卡对画家怀有火热的恋情。如果他们俩不是 20 世纪西方最大的诗人和最大的画家，谁也不会对他们友谊的同性恋性质感兴趣。尽管他们的某些同时代人断言，早在孩提时代，达利和洛尔卡的才气就不下于毕加索与兰波。但是，若不是命运将洛尔卡与达利带到马德里，他们就只能创作一些平庸的东西。

我坚信，对于达利来说，洛尔卡就是他哥哥的化身——在未来的画家出世之前，他哥哥就经历了生与死的历程。照达利本人的说法，他小时候长得同哥哥一模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洛尔卡即是“他”。因此，达利觉得，这位诗人充实了他的个性。自从他在费格拉斯父母卧室的五斗橱上看到另一个自我的画像时，他就感到自己的个性是扭曲的、分裂的。有趣的是，达利的父亲作为一个具有根深蒂固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雅各宾派和无神论者，当其儿子将朋友领到卡达凯斯家里来时，居然没有发现洛尔卡的同性恋倾向。这位律师热情地欢迎年轻的诗人，在后者朗诵完其剧本《马利亚娜·皮涅达》后，当即称他为天才，热心地将他介绍给自己的所有朋友。简而言之，他接待洛尔卡非常热情，把他当做圣经中失而复得的回头浪子。

此序已写得过于冗长，就此打住吧，否则就没功夫写正文了。屋顶要最后才盖——这是木匠的明智原则。而我此时应当说自己的建构已经完成，最后的一片瓦已经盖上了。

卡洛斯·罗哈斯

# 兄 弟

## 一 萨尔瓦多·达利的第一次死亡

萨尔瓦多·达利·多美涅奇出生于热隆省费格拉斯市，其父萨尔瓦多·达利·库吉先生是该镇的五名律师之一，其母菲利芭·多美涅奇·费勒斯是家庭妇女。祖父和祖母是加洛·达利·维尼亚斯与杰勒萨·库吉·马尔科，外祖父和外祖母为安塞利莫·多美涅奇·塞拉与马利亚·费勒斯·萨都尔尼。萨尔瓦多·达利在费格拉斯去世。在那广袤的永恒世界，他的灵魂得享安宁。

众所周知，萨尔瓦多·达利是因脑膜炎发作、失去知觉许久之后去世的。这一损失无法弥补：早在幼年时代，他即显现出天才的特征。将《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译成英文的译者称此书为“人类文笔最奇特的证据之一，其作者具有真正的语言感、想像力和书面表达自己思想的才能”。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和难以言喻，而像萨尔瓦多·达利·多美尼奇这样的人物更是非同寻常，终其一生，他富于洞察力的黑眼睛里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

萨尔瓦多·达利若是复活过来，他定会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对于世界面貌的改变，远远大

于此前整个人类的历史。至少，大于米盖尔·乌纳穆诺先生所描绘的那个时代以来的变化：当时大猩猩与黑猩猩爬到树梢顶上，惊恐万分地观看其近亲把死人埋进土中，如同它们埋藏果实以备不时之需一样。

《秘密生活》没有谈及埋葬第一个萨尔瓦多·达利的日期。从此书中我们只知道，他生于1894年，死于1901年，即本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此之后，若干帝国相继崩溃，神圣俄罗斯和中国爆发革命，西班牙两度更换君王，经历两次独裁、一个共和国和一次国内战争，地球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抽搐；而人这种探索永恒的猴子则登上月球、不断完善毁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手段，只消一按按钮或拨打电话就行。

长子的夭折令律师夫妇痛苦不堪。当时萨尔瓦多先生并不信仰上帝，而菲利芭夫人则虔诚地上教堂。因此，他们不得不达成某种默契，以哀悼不幸的孩子。我们知道，在他们卧室的五斗橱上，没药香味的蜡光，照亮着他们死去的儿子的照片和委拉斯凯兹《基督受难图》的复制品。这就像祭台一样，母亲天天都要面对它们祈祷；而作为共和党人、勒鲁斯<sup>①</sup>的支持者和不虔诚天主教徒的父亲，则愁眉不展，心事重重。

整个费格拉斯都同他们一起承受这场悲剧。当时，比利牛斯山下的这个小城被山风吹得呼呼响，几乎所有的居民都用“你”字相称。几年之后，由于一架法国飞机在此镇附近的土豆地里迫降，使这个小城名扬天下。据说，这

---

<sup>①</sup> 勒鲁斯（1864—1949），西班牙共和党领袖。

架飞机是从巴黎飞到巴塞罗那或者萨瓦德尔去的，萨瓦德尔的人当时非常喜欢坐飞机。飞机是1920年元月11日迫降的，着陆地点离诗人克利门特二世父母的郊区住宅不远。很久之后人们还记得，当时市政府决定授予飞行员该镇的钥匙。镇长在全体随员的陪同下来到土豆地，对飞行员喊道：“热烈欢迎强盗先生！”<sup>①</sup>

然而，时间会治愈一切，即使是巨大的痛苦；对于死者的怀念也渐渐淡化了。众所周知，只有追求不朽的激情才能战胜丧子之痛。于是，就在《基督受难图》与被脑膜炎夺去性命的孩子的照片下面，律师夫妇重又融为一体，孕育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这孩子于1904年5月11日早晨8时45分出世，蒙图利奥路20号屋前的纪念牌向路人昭示了这一事件。这幢房子共有三层，前面是一个小花园。后来它被拆除了，在它的遗址上另建了一座平房。街门没变，现在的门牌是6号，就在帕梅尔广场的拐角上。这个地方热闹而又狭窄，人们来去匆匆，并不留意这块纪念牌，尽管上面所刻的日期在任何一部当代绘画史上都可以看到。达利出生地的纪念牌是1961年8月12日揭幕的，那天费格拉斯举行了祝贺画家的仪式。在最庄严的时刻，人群中有人大吼一声：“蠢货！”画家向法官转过身去，平静地说道：“你们要珍惜他：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这个孩子长得同他的兄长惊人的相像。后来，当他因为自己的才能和轰动性的乖戾行为而名扬天下之后，他曾经寻思：他所画的第一幅草图是不是他夭折的哥哥。由于

---

① 人们错把法语的“voler”（飞行）说成了“voleur”（强盗）。

这早逝婴儿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保存下来，包括原来放在委拉斯凯兹作品复制品旁边的那一张在内，可以认为，弟兄二人不一定十分相像，尽管达利坚称，他们像得如同双胞胎。或许，画家因为追求悲剧感受而夸大其辞了，实际上，他仅仅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大舞台。他只有一次出乎自己的意料吐露了真情：他在与安德烈·巴里诺谈话时脱口而出：“我决心要长得像我哥哥，就像他在镜子里的影像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达利的传记如同文森特·梵·高的一样，后者出生之前，他名叫文森特的哥哥已经死了。小时候，放学回家时，梵·高每天都要从刻有哥哥名字的墓碑旁走过。在对梵·高作品进行心理分析的所有研究中，都赋予这一情况以特殊的意义，尽管《梵·高：文献传记》一书的作者赫马赫尔怀疑生下来就是个死胎的第一个文森特·梵·高会对未来画家的心理发育产生影响。再说，梵·高童年时代的情况也很不清楚，难以据之作出什么结论。

大师喜欢探讨这个不解之谜：第一个萨尔瓦多·达利是不是他本人起先的草图，亦即戈雅所谓的“画稿”。或许，需要怀孕两次、生产两次，世上才会出现他这样的人，才会令他立得住。如同他 1925 年所画的那幅父亲和妹妹的未完成的肖像，乃是他们另一幅肖像的前奏一样，同年所作的这一幅显然也没有画完。而在这之前 21 年，1904 年 5 月 13 日上午 11 时，他当律师的父亲到市政府去给他办理出生登记：用自己及其夭折的长子的名字给这位未来的画家命名。多年之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他德·普波尔侯爵爵位。

在《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中，侯爵大人强调

说，如同他已故的兄长一样，从他头颅的结构，也能猜到他的天才。不过，紧接着他又补充说，他哥哥眼神中不断浮现的淡淡忧伤表明自己具有盖世的才华。“我没有他那么聪明，但我的一切都是他的显现。”我们知道，他甚至希望成为已故兄长镜子里的影像。由于谦逊并非达利的美德，因此我们觉得，他这种表白至少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1956年大师宣称，法国是世界上最富于理性的国家，而他萨尔瓦多·达利则出生于最疯狂而又神秘的国度。在另一个地方，他再次强调自己对于“理性丑怪”的反感。照达利的说法，巴黎作为这一丑怪的中心，一切都混乱不堪，如同一锅稀粥。他的一句话说得更为透辟：“切不可谈论上帝的智慧，最高造物主绝不可能具有理智，因为理智乃是人类所特有的缺陷与毛病。”顺便说一下，普波尔侯爵喜欢称自己为“神圣的达利”，并且断言自己就是奇迹的见证者，而这些奇迹的显现纯粹是为了他和颂扬他：“我深信：这些奇迹的发生仅仅是为了一个人——萨尔瓦多·达利。”并为这些征兆而恭敬地感谢上帝和诸位天使。活人与死人的世界互不相容，由明显的界限隔开。可是在达利这儿，它们都融为一体：连死人也会同画家本人一起来颂扬他。比如，在谈及自己的出生时，萨尔瓦多·达利声称：“我敢断言，往昔的一切伟大人物，一切形成环绕我们的神秘智力圈亦即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的人，都在我降生的那一刻齐心协力，让人类的天才向死亡发出最激烈的挑战。这群人当中大概不会包括那一个业已夭折的萨尔瓦多·达利，即使出于家庭责任感。”

侯爵认为，有无理性乃是凡夫俗子与上帝欣赏的天才

之士的分水岭。缺乏理性者便是盖世奇才，具有理性便不受上帝青睐。夭折的萨尔瓦多·达利理性过多，被封为德·普波尔侯爵的萨尔瓦多·达利则根本没有理性。因此前者只能成为一幅不成功的画稿，注定夭折。尽管《神秘生活》一书对此只字未提，但仍可看出，直到两年多之后，上帝才赐福于菲利芭·多美尼奇和她丈夫，让他们怀上第二个儿子。我的意思是：按照人类无法知晓的天意，神灵降世的时间是有定数的，不会早也不会晚。而凡夫俗子的出生乃是偶然或男女羞涩幽会的结果。

有趣的是，侯爵（“侯爵！你是多么神圣！我谨向你致敬！”鲁宾·达里奥<sup>①</sup>若是认识达利，定会将他颂扬萨德侯爵的这些话奉献给达利）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母亲肚子里的感受，并用第一人称对它们进行描绘，可是在谈到他出生的日子，如同谈到另一个萨尔瓦多·达利一样，他却用的是第三人称：“风儿止息在五月万里无云的晴空，地中海上波光粼粼。真是再美不过！萨尔瓦多·达利不可能期望更美的时刻！”

由于这个名叫萨尔瓦多·达利的人曾经两度出世，用第三人称会把人弄糊涂：这讲的是两人中的哪一个呢？换句话说，这是名叫萨尔瓦多·达利的两兄弟中的哪一个在谈论另一个呢？这声音是属于那个因受其理性的压迫而夭折的达利吗？或是那个曾讲过这句话的人说的？“所有的人都同样疯狂。”而这句话并未妨碍他多次宣称：“萨尔瓦多·达利与疯子的惟一区别在于，萨尔瓦多·达利不是疯子。”这一

---

<sup>①</sup> 鲁宾·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